

目 录

第一回	辟香港通商初发达 卖料泡穷汉得奇逢	(1)
第二回	察嗜好货郎逐利 发储藏夫妇秤金	(7)
第三回	开店铺广交亡命 充汉奸再发洋财	(13)
第四回	区牧蕃初登写字楼 陶庆云引见咸水妹	(19)
第五回	学洋话陶庆云著书 犯乡例花雪畦追月	(26)
第六回	五木无灵少爷卖猪仔 一条妙计财主仗洋人	(31)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别有原因 土老赴席许多笑话	(37)
第八回	花雪畦领略狠心法 杭森娘演说发财人	(44)
第九回	世态炎凉寸心生变幻 荣枯得失数语决机关	(50)
第十回	舒云旃历举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发财诀	(56)

第一回 辟香港通商初发达 卖料泡穷汉得奇逢

往事追回泪似珠，
十人中有九糊涂。
致令一样须眉汉，
硬要从中判主奴。

呵！呵！诸公风气！风气！甚么叫做风气？据诸公说，自然是文明学问了。不知非也。据小子看来，只一个利字，便是风气。而且除利字以外，更无所谓风气者。诸公若不相信，听我道来。

自从通商之后，我中国二十二省之人，莫不异口同声曰：“广东得风气之先。”小子自己便是广东人，也深信我广东是得风气之先的。不敢多让。然而及后仔细想来，到底甚么叫个风气？到底得些甚么风气？转觉茫然，查广东通商最早，再以前的不必去细考他，自明朝以来，已与各国通商的了。考《明史·外国列传》：“壕境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浣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境，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云云。壕境便是今之澳门，由此观之，可见得广东通商最早。又按《明史》广东巡抚林富上疏，请与佛郎机通商，有云“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

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藉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迁徙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云云。说来说去都是为利，何尝有半个字提到风气？诸公！这就不能怪我说一个利字便是风气，除利字以外，更无所谓风气了。这些远事，又且不说。等我再说得近些。

自入本朝以来，外国人来得更多了，因为他们航海之术，日有进步，进行愈速。又视我中华为天府之国。噫！鼎烹之旁，绕以群鼠，焉有不思染指之理呢？加以中国向来是魁然自大，环绕四裔，尽些野蛮小国。他们来便说是进贡，我们去便说是册封，傲岸惯了。更不知甚么叫个外交！外国人初来时，他们便摆出那自大的样子，傲然岸然。及至外国人忍耐不住，翻了脸打将来。他却又害怕了，把头缩了进去，再不敢伸出来。因此，着着失败，丧师辱国之事，也不可胜纪。至道光二十一年，大学士两广总督琦善，割广东之香港地方与英人义律，是为中国割地与欧洲之始，亦即为通商发达之始。此事之始末，往因来果甚多，因与此书正文无涉，故不多赘。

且说香港乃是一个海岛，岛中本有些居民。义律得了香港之后，即出了告示，晓谕岛中居民，说是中国已将香港割与我大英，尔等世居香港之人民，从此皆当投降，改入大英籍云云。那些居民也有从的，也有不从的，不必细表。义律乃与英国各商在香港筑建洋房，设行贸易，慢慢的外国人来得更多。一切起造的水木匠与及细崽、厨子、洗衣匠等，在在须人，不免高出工价，求人应募。那内地的穷民，听了这个消息，便有许多前往佣工谋食的了。那时候广东风气俭朴，他出的工价又较优，所以前往佣工之人，不出三四年，各各都能攒一二百银元，带回家乡去。那

些乡下眼光如豆，看见一个铜钱，尚且有簸箕大，何况整百雪白的银元，被他看在眼里，那得不耀的他眼花头晕。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某甲发了洋财回来了，某甲发了洋财回来了。这个风声一播扬开去，你想那一个不想发洋财！引得那无知之徒，都如水赴壑的，往香港去了。此时香港的生意也逐渐盛了，外国人也逐渐多了，所以去的人，也都容得下。

内中惊动了一个南海县张搓乡地方的一个人，姓区名丙，一向只以小负贩糊口。当时看见人家纷纷往香港去，又都说是可以发了洋财回来，便与自家妻子商量，也想到香港走一遭，碰碰运气去。他妻子说道：“人家有手艺的，是靠手艺去赚钱；懂外国话的，是靠佣工去受值；有气力的，还可以去扛抬。你既没有手艺、又不懂话，就是气力也输与人，你仗甚么可以去得？纵使香港是个铜山、金穴，只怕你未必有本事去动得他分毫。我劝你息了此念罢。还是安分点，在家过穷苦日子的好。我也没福做富翁的奶奶。”区丙被他妻子一顿抢白，恼得气也结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气忿忿的走了出门，到市上行去。心中也打不定甚么主意。忽见一家店铺在那里烧料泡，心中暗忖：把这个贩到香港。或者有利可图，我何妨试他一试？想罢便先去买了一个竹筐，再到那料泡店中，拿出二钱银子，大大小小买了二三百个。也不别妻子，附了船径到香港来。

看官！那料泡是一件甚么东西呢？原来是用玻璃吹成的一个泡儿，其样式就和馒头一般。那馒头面上正当中，却做出一个小管。那小管的玻璃略厚，那泡儿的玻璃却比纸还薄。靠底一面那块平玻璃，却做得略略有点微凹。用口衔着小管，微微一呼，那块凹玻璃便凸了出来；复微微一吸，那玻璃又凹了进去。如此不停吸呼，那玻璃也不住的凹凸。其凹凸之时，却有声响，作啵啵啵之声。广东人就叫他做啵啵。是卖给小孩子玩的。小的

不过荸荠大小，零卖只得二三文一个；大的有馒头大小，也不过十来文一个。

区丙贩了料泡到香港去，在马路旁边憩下，手中拿着一个，不住的呖嘞呖嘞呼吸着。这是他们贩这个东西的规矩，教人家听见了，好来买的意思。在香港的广东人见了，都笑道：“这个人该死，香港地方能有几个小孩子？却带了这个东西来卖，怕不蚀了盘缠也。”区丙站了一会，见没人照顾，便掇起竹筐，望热闹所在走去，走了一天，却只没人请教，不觉心中懊悔。

到了明日，又掇起来往外走，行行去去，去去行行，不觉到了一个所在。只见两面都是洋楼，静悄悄的，路少行人。他心中暗想：昨日走了一天热闹地方，不曾发得利市。今日怎么走到这里来，想是更没有生意的了，但不知走过了这一条路，那边可还有人家？心中想着，信步行去，口中仍是呼吸着那泡儿，呖嘞呖嘞的作响。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外国人，看见区丙，便立定了脚看他。区丙胆战心惊低着头，只管向前走去。那外国人嘴里叽哩咕噜的叫了一句话，区丙不懂得，只不敢理睬他，仍向前去。那外国人赶了上来，一把拉住，吓得区丙放下竹筐，唇青面白，不住的瑟瑟乱抖。那外国人低下头，在筐里拣了一个顶小的，对区丙又叽咕了几句。区丙不知是甚么意思，接过那泡儿，衔着小管一阵呼吸。那外国人在他手里取去，又叽咕了几句。区丙暗想：莫非他要买么？这个顶小的，在乡下只卖得一文钱一个，卖给他不可卖贵了，恐怕他打听出来，说我欺他。然而苦于不知这“一文钱”三个字外国话怎生说法，无奈只得和他做手势，伸出一个指头来，那外国人看见，就在身边摸出一元洋钱给他。区丙大喜，口中连说多谢多谢。那外国人交了洋银，拿起那泡儿一吹，只听了“嘞”的一声，那块底上的玻璃破了一大块，以后再吹就不响了，外国人把他摔在路边，又拣了一个，给了一元洋

银，又拿起一吹，依然破了，外国人很以为奇，摔了破的，又拿起一个，对着区丙叽咕。区丙此时福至心灵，知道是问他的吹法，他便接在手里，呼吸了一会又鼓动两腮，以示呼吸之意。外国人又拿出一元洋银，买了一个，衔着小管，用力一吸，呖的一声又破了。外国人不由分说，拉了区丙就走。

区丙吓得魂不附体，死命挣住，不肯行。那外国人见他害怕，便用手向前一指，脸上带着笑容，又叽咕了几句。区内见他并无恶意，方敢掇起竹筐。跟着他走到一条路上。见一座洋房层楼高耸，四面都是门户。外国人站住了，对着区丙做手势，叽咕咕又说了几句话。区丙看他的手势，猜度他的意思，料着是叫他在此等候，便放下竹筐，站住了脚。那外国人便走到洋房里去，区丙在外抬头从门口望进去，只见里面立的、坐的、行动的、对谈的，有好几十个外国人。原来是一所外国人的总会。区丙初到香港的人，那里得知。等了半晌，只见起先那外国人带着两个外国人，笑语而出，指着那料泡说了好些话，又拿起一个，递给区丙，做一做手势，区丙会意，便呼吸起来，那两个外国人见了，各以为奇，于是每人出了一元洋银，各买了一个。放到嘴边呖嘞一声，两个都碎了，三个外国人一齐呵呵大笑。那两个又各出一元洋银买了两个。仍只吹得一下都破了，一个便翻身入内。正是：

运退黄金失色，
时来黑铁生光。
莫讥舞袖太郎当，
此是发财榜样。

未知此外国人翻身入内却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以银一元买一料泡，虽曰受欺，究属玩意小事耳。近日粤东妇人，不知何所取义，供奉孙悟空神像，香炉之上倒插

料泡一个，偶然一响，则欣欣喜曰：大圣爷爷灵感来佑我矣。此等迷信省会富贵家尤多。余尝细思其故，实因料泡倒插炉中，其筒口为炉灰所闭，郁抑既久，偶一发泄，发泄之时，其气上冲，故作哄嘴响。屡试不爽。一日之中多则响三四次，少亦响一二次，总视炉灰之多少为响数之多少。灰多，则气愈塞；愈塞，则愈易鼓动而泄也。孙行者，本邱处机之寓言，本无其人。更安有所谓灵感？乃屡向妇人辈恺切开导，终执迷不悟，莫之肯信，呜呼！女学不明，神权迷信。区丙当日何幸得哄嘴而发财！社会今日何不幸得哄嘴而迷信耶？

写区丙痴呆之状，描摹尽致。写区丙乎，吾知作者之意，实为今日之发洋财者写照耳。今之发洋财者，其痴呆如区丙，其忠厚尚不及区丙也。

第二回 察嗜好货郎逐利 发储藏夫妇秤金

却说那外国人翻身入内，不多一会便一哄的跑了二三十个外国人出来。区内拿了一个料泡，不住的呼吸，那些外国人都站着观看。内中有一个走过来，拿起一个顶大的，对着他叽咕。区丙虽不懂说话，情知他是问价，心中也没有主意。随手伸出一掌，却是五个指头都竖了起来。那外国人便给他五元洋银，拿了一个，放在唇边，轻轻的学着呼吸，却呖呖呖响了好几声，随即嘣的一声破了。于是二三十个外国人争着来买，随买，随吹；随吹，随破。不多一会，把一筐料泡卖个罄尽。提了竹筐要走，一个外国人却又对他叽咕着，做手势，用手向前一指，却又回手向所站的地下一指。区丙知道是叫他再来的意思，点头会意。

别了外国人一径走到码头上，恰好走省城的船将近起碇，遂附了船径至省城，奔回张槎乡家中，背着妻子悄悄地把洋银一数，有五百数十元，心中十分欢喜。等到夜深时悄悄的走到后院，寻着一个盛水瓦罐，提到房里。把五百余元都轻轻藏入罐内，又把那瓦罐放在一铺空床底下壁角旁边，用点炭篓、柴把等遮护住。身边还带着十余元，挨到破天亮时，便起身赶到省城去，在旧木器店里买了两口轻巧杉木玻璃柜，用水洗刷干净，买两张红绿纸，把里面糊裱起来。又买了两根绳子、一根扁担，把柜挑起，到料器店里，买了不少的料泡，附了船，仍到香港去。

走到那总会门口，却是静悄悄的，不见一人。等了半晌，仍

无动静，不觉心中疑讶。原来他前一回到此，恰值十二点钟之后，两点钟之前。是外国人午间吃饭休息的时候，所以各外国人都麇集在总会里。他这一回到此，却已过了两点钟。直等到五点钟之后，方才陆续有人来。那些外国人看见他挑着玻璃柜，那些料泡都安放在柜内，便都指点说笑，意思是说他这个担子比竹筐讲究了。这一回也被他卖去不少，也有两个外国人学会呼吸之法了，于是一个教一个，差不多都教会了。这料泡便不大肯破。有一个外国人把他带到住宅里去，叫那外国女人出来看，花钱买了来，都是一吹即破。惊动了隔壁邻居的外国家眷，都来看，看见了都要买。女人、小孩子，嘻嘻哈哈的一阵，早又卖完了。

区丙连夜又趁了夜船，赶回省城，天亮时，早到了。找一个相识人家，寄下玻璃柜。连忙赶回家，依然背着妻子，点了一点洋银数，却有七百多元，照旧收藏起来。又赶到省城去，依然贩了料泡到香港。话伏烦絮，如此贩了三四遍，他的洋钱已经积了三千多了。那些外国人都学会了那呼吸之法，便不以为奇，不大买了。

看官！这旧社会中“福至心灵”的一句话，虽是极腐败不足信的，然而实有其理。那区丙看见外国人买的少了，他却弄一个玄虚，把那种料泡儿吹作一片簌列之声，外国人见了又以为奇怪。原来那种料泡另有一个吹法，是用嘴唇衔着那管子，轻轻用气吹进去，可以鼓荡得成一片簌列之声。当时外国人听得，以为另是一种东西，问他讨过去翻来覆的细看，却只看不出个道理来，又递过去，叫他吹，他又吹了一阵。一时间总会里的外国人都出来看，又纷纷的买，谁知这种吹法破的更容易，破的容易，他的生意却又好起来了。如此又贩了两三遍，洋银积了有六七千。

他看着这料泡生意将成强弩之末了，便回到省城，在市上闲行，要寻些奇巧东西去贩卖。忽然看见路旁地摊上摆着些窑货小

人儿，此种窑货出在“石湾”地方，那小人做得才和枣核般大，头便像一颗绿豆，手便像两粒芝麻，却做得须眉欲活，栩栩如生。也有着棋的，也有撑船的，渔樵、耕读无所不有。是人家盆景上、假山用作点缀的，还有些房屋、桥梁、木栅、更楼、宝塔之类。花样甚多。若到石湾去贩，不过四五文一个。在省城买起来都要七八文。区丙看了，便触动了机关，即刻赶到石湾去。好在只有六七十里路，乡下人跑惯的，不消两三个时辰，早走到了。便到窑户里去，拣了一千多个，付了价，仍赶回省城。过了一夜，便赶到香港。外国人见了，果然啧啧称羡，及至问他价时，他却伸出了两个指头，那外国人便拣了十个，给了他二十元洋银。不一会，惊动了总会里的外国人，呼朋引类争先购买。那消一日工夫，这一千多个小人儿早变了上三千的洋银了。区丙一想，这个又是好买卖。连忙运了洋银回家。悄悄的安放停当，又赶到石湾一贩，便是五千个。好在这东西又轻又小，既不重累，又不占地方，比着料泡儿，更容易带。这回那些外国人竟有一买二三百三四百，要寄回外国作货物贩卖的，也有寄去送人的，所以买的更多，被他五六次一贩，闹得赚下的钱也忘了数目了，屈指一计，做这个买卖不觉三个多月了。我也该歇息歇息了。便从此不做生意，也不愁不是一个富翁了。想定了主意，便在省城寄下那两口柜，仍然提着一根扁担，径回张槎。

人到家中，取出一元银叫妻子道：“你去！和我买一副猪头三牲回来！下余的钱多打些酒。”妻子道：“你又不要拜神礼佛，买三牲作甚么？”区丙道：“我正要酬神呢。”妻子道：“你又不曾许甚么愿，此刻又酬甚么神呢？”区丙道：“我此刻发了财了。难道不应该酬神？”区丙在身边取出一个纸包来，在桌上一放，道：“你去看来！”妻子打开一看，见是雪白的洋银，数了一数，整整的五十元。便笑道：“恭喜呢！是从那里发来这注财？”区丙道：

“你不要管，只和我快去买猪头三牲来。”妻子道：“将就点，就买一只鸡罢。等再发了大财，再用三牲不迟。”区丙道：“菩萨多享受我点，自然保佑我再发财。你不要多说，快买来罢。”他妻子果然到市上去，买了一副猪头三牲，及神福、纸马、香烛等回来。夫妻两个一齐动手，煮熟了。当天点了香烛，区丙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那妻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捣蒜般叩了无数的头，方才起来。奠过酒，焚了纸马，将三牲切开，烫上酒来，夫妻两个对酌。妻子带笑道：“当家的，你这注财到底在那里发来的？何防告诉我一声。”区丙道：“你不必查问，你看见这雪白的洋银，心爱不心爱？”妻子道：“为甚不爱？当家的，你可肯给我十元？我今年冬衣也有，要想做一件细布棉袄过冬。”区丙道：“你要，便拿十元去，有甚不肯？”妻子喜欢得眉花眼笑，斟上一杯酒，道：“当家的，你还要发财呢，难得这般大量。请干一杯！”区丙接过，一饮而尽，道：“我奔走了三个多月，今天是头一回享福也。”妻子道：“正是你这两三个月以来，从不曾好好在家过一天。到底在外做些甚么生意？我屡次要问你，只见你没有好颜色向我，我所以不敢动问。”区丙不答，在怀中掏出那包洋银，打开取了十元，交给妻子。喜欢得他笑得眼睛没了缝，连忙接过揣在怀里。又满满的斟上一杯酒，道：“酒冷了，等我去再烫一烫。”拿了酒壶，走到灶下，把酒壶放在炭炉子上，取出那十元洋银，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不住的痴笑；又喃喃呐呐的自言自语道：“千万不要是做梦才好。”一头说，一头又看。不提防把酒烫滚了，沸了出来，那酒烘的一声，烧着了，慌得他连忙去抢酒壶，把洋银洒了一地，又不住口的往酒壶上吹。好容易把火吹熄了，才去拾那洋银，却找来找去只有九元。心想：这里是泥地，又没个地缝，难道是鬼来抢去了？没奈何，只得先拿酒出去，等吃完了酒再来寻找。想罢，提起酒壶，谁知那元银洋正在

酒壶底下。遂喜喜欢欢的拾了起来，揣在怀里，拿酒出来。一面走着，喃喃的自语道：“几乎剩了九元。”区内仿佛听得，便问道：“你说甚么九元？”妻子乘机扯谎道：“当家的，你才给我的洋银只有九元。”区丙道：“只怕是数错了，补给你一元就是。”妻子忙过来，换上热酒，区丙又给了他一元。他便暗暗喜欢的了不得。二人又吃了几杯，方才吃饭。吃完收拾过了，已近黄昏时候。

区丙自己起身，走到市上一家相熟的杂货店里。对掌柜的说道：“不知宝号所用的大秤可是天平秤？”掌柜的说道：“我们乡下人家都是老实公平的，所有大小秤都一律的是十六两天平秤。不比苏州上海的人家，黑良心，专门刻剥小负贩，用二十四两、三十二两的天平秤。”区丙道：“如此，乞借一用？明日一早送还。”掌柜的道：“阿丙哥，可是黑底里还买柴？”区丙道：“正是。因为秤是人家不停要用的，白日里告借不易，所以连夜来借一用，明早好送还。”掌柜的就拿秤借给他。

区丙一手提了秤锤，一手拿了秤杆回去。及到家时，他妻子已点上灯了，看见区丙拿了秤来，便问道：“当家的，你借秤来做甚么？”区丙道：“有个用处。”说着，放下秤杆、秤锤，把大门关上，进来。又把堂屋门关了，拿了秤，到房里去。妻子道：“那房里秤甚么？你吃了酒，到卧房里睡罢。要秤甚么明日再说。”区丙道：“你莫管，代我拿灯进来。”妻子便拿了灯进房，放在桌上。只见靠里面一铺空床，床上也没有被褥、帐子等，只放几件盆桶罌罐之类。看官！这一铺底下是区丙藏放洋银之所了。当下区丙对妻子道：“你代我把床底下的东西搬了出来。”妻子便低头把一个炭篓、几把木柴拉了出来，再往里看，是一个粗麻布袋，用手拉了一拉，却拉不动。两只手去拉，也拉不动。道：“这是甚么东西？放的也忘记了，重得很呢。”区丙道：“代

我来。”低头、弯腰，用手去拉，莫想动得分毫，不觉暗暗吃惊起来，道：“也罢，把床拆了罢。”于是亲自动手，把床上的盆桶之类，拿过一边。广东乡下人家的床只有两条板凳，搁上几块木板，只要把木板竖起，床就拆了。他妻子留心看时，只见麻袋里面无数的小麻袋，连忙把灯放在地下，拆开一袋看时，见满满的都是洋银，再拆一袋看，也是洋银。一连看了几袋，只吓得他目瞪口呆，心惊肉跳，手足无措，出了一身冷汗。正是：

惊喜交集，
变为怖畏。
穷人发财，
如同受罪。

这麻袋里的洋银不知究有多少，且听下回分解。

凡实业家，无论为操艺术者，操转运者，皆当默察社会风气。随之转移，然后其业可久可大。每怪吾国人，无论所操可业，皆一成不变，甘心坐致败坏。是则大可哀者也。区丙一小负贩，乃能潜窥默察，投其所嗜好者。呜呼！毋谓其富为微致也。贩料泡一节，特歟之耳。至于石湾窑货，不可谓非吾国美术之一。外人至今犹多购之者。然亦墨守旧法，不图进步工艺之徒，夫何足怪？独怪夫士君子动以怀时局自命，而卒无以提倡之耳。凡事皆然，宁独此窑货已哉。

下半回无端写区丙妻子种种丑态，非得已也。以笔法论所以，反照第二回其妻子云云一段，使之相映成色。以命意论，实痛夫女子社会中实有此情景，特为之摹绘传神，使他日女子社会进化时睹之，犹可见前人之面目也。读者得毋怪笔端尖利，有隙即乘无孔不钻乎！

第三回 开店铺广交亡命 充汉奸再发洋财

却说广东地方，无论人家店铺，洋银是不用纸包的，是用一个麻袋盛的。这麻袋，就同江南的蒲包差不多，不过蒲包是阔的，他是窄的罢了。论那麻袋的样子及大小，恰好是插得一个玻璃洋瓶进去，表明白了不提。且说当下区丙的妻子，看了这许多洋银，不觉喜极而惊，惊极而惧。颤声问道：“当家的，你从那里弄来这许多银子？”区丙也不答话，一袋一袋的搬出来。搬了十来袋，便拿绳子总捆了。叫妻子帮着，忙拿大秤来秤过，用笔记了几斤几两，放在一边，再去搬那些出来。一一秤过，已是半夜时候。拿算盘来结了，总数一看，足足有三十二担重。算了一算，除去麻袋草绳等，大约不止五万两，自己心中也暗暗吃惊。遂和妻子两个，仍旧把他藏在床下，外面多堆些柴把稻草之类，把他遮护住。到了明日早起，区丙先去还了秤，然后到镇上买了五口大缸回来，和妻子两个到屋后空地上掘了五个大窟窿，把缸藏在地下。然后，每夜悄悄地把洋银一包一包的运放在缸里，用土掩埋。区丙又切戒妻子不要泄漏与人，夫妻两个依旧是和平常一般度日，不过一切用度比较前头稍为宽动些罢了。

然而区丙却在外面放出风声，要置买田地，一两年之间，陆续置了万把银子田产，又盖造了几间房子。那时，一乡之人都知道区丙发了财了。亲族邻里那一个不来巴结？同里的说起来都是区大爷长，区大爷短；同族的不是说大叔叔，便是说大伯伯。甚

至同姓不宗的都来认本家，叙辈分。还有可笑的是有一种姓欧的、一种姓欧阳的，也强来认本支，幸得区丙生性醇厚，见人家来亲热，也不过如此。从前人家疏远他时，他也不过如此。闲话少提。

且说区丙自从发了这一注大财之后，一顺百顺，真是俗话说得不错：福至心灵了。并且一个人在穷困的时候所与往来的，无非也是些穷汉。及至发了迹，就有那一班发财人和他往来，所以他就得了门路，把二三万现银存放在十三行第一家字号“伍怡和”里生息。顺便就托他带点洋货来，自己却在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到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自己却往来于两间，喜得年年赚钱，他便一年比一年富起来。然而他还是乡人本色，平日只穿的是蓝布短打、黑布裤，脚上穿的一双细蓝布袜，除了拜年、贺节、赴席之外，轻易不穿长衣白袜，所以上中下三等人都交处得来。那上等人虽然见他穿了短衣，然而人家都知道他是个发财人，就和他招呼，也不失了自己体面。那下等人见他，虽是财主，却是打扮朴素和气迎人，乐得亲近亲近他，不定从中还想叨他点光呢。因此几年之间，区丙交结的朋友，实在不少。香港的店里单备了一间楼面，专门接待朋友，内中就有许多在广东犯了事，不能容身的，走到香港去投奔他，他也来者不拒。因此一年之中，他那店里吃闲饭的少说点也有两桌人。

内中单表一个九江乡人，姓关名叫阿巨，因为在广东闹了劫案，逃到澳门。那澳门却是一个大赌场，五花八门的赌馆说之不尽。阿巨到了那里，不到几天把劫来的钱银输个罄尽，遂附了轮渡，走到香港，投奔区丙来。区丙也一般招接，留他住下，这一住就住了五六年。一天不知为着甚么事，这关阿巨忽然一去不回，杳无踪迹。区丙还以为店里伙计得罪了他，再三考问，却又

不是，日久也就放下了。又过了一年多，区丙正在香港店里坐着，关阿巨忽然走来，区内大喜，接着寒暄已毕，区丙先说道：“先年多有怠慢，以致吾兄一去不来。今蒙不弃，就可以大家聚首了。”阿巨道：“不瞒区兄说，我近来公事极忙。今日偶然得闲，特来探望。”区内道：“关兄，近日恭喜在那里？”阿巨道：“我们且不要叙这些闲话。今有一注横财，特来送与区兄，不知肯受不肯？”区丙讶道：“甚么横财？”阿巨移近一步，说道：“近来外国人因为广东官府不许他们进城，彼此闹翻了。此刻英吉利派了兵船来，打算要攻打广州城，你知道么？”区内道：“我也听见有这句话。但不知真不真？”阿巨道：“怎么不真？此刻统兵大元帅是伯爵额尔金。我已经投到他的部下，充当探子，就住在元帅的坐船上。广东的情形我本来熟悉，只有近来官场的举动、怎样的布置防备，不得而知。官府又悬了赏格捉我，此时还未销案，我自己不能入内地。就是到了内地，官府的事也无从打听，所以特在大元帅前保举了你，不知你肯做不肯？”区丙闻言，心中一想：“省城店里本来有许多衙门里的人来做主顾，这件事只怕还办得到。”因问道：“不知肯做便怎样？”阿巨道：“你若肯做，我再尽力在大元帅面前保举你，每月坐支薪水五十两，以后探事每件事酬银五十两，你愿意吗？”区丙道：“我就是探了事，往那里去报呢？”阿巨道：“你若肯做了，就回省城去，只做坐探。探着了事，只要写起来，我那里天天着人到你店里走一次。有，便交他带来就是了。”区丙道：“我怕写不好，识字又不多，恐怕要写别字，怎样好做？”阿巨道：“这有甚要紧？你只管写了来，莫管他别字不别字，好在拿得来是我经手。”区丙道：“既承关兄如此关切，我如何不做？但是这件事做下来不知能赚多少钱？”阿巨道：“每月坐得五十两，其余每件事五十两，看你的本事去探访罢了。”区丙大喜，即与阿巨约定即日动身，回到省城，

住在店里。专意招接衙门的主顾，打听些海防洋务的事情。

因为他一向是个老实生意人，衙门里的师爷大爷们只当和他谈天，便多有告诉他的，他便拿了这个去换银子。于是几时佛山办团练，几时黄埔修炮台，虎门添了若干兵，四方炮台添了几尊炮，买了一刀竹纸来，真是有闻必录，阿巨果然逐日差人来取。

可怜广东地方官一齐睡在梦里，那里知道有这么一个细作在肘腋之下？更兼那大学士男爵两广总督叶名琛终日在衙门里礼拜神仙，有时接见下属无非讲论他自己的文章、学问。这件事也被区丙当一件正经事报了出去。在区丙不过是借此作一件事，多赚了他五十两银子的意思，谁知阿巨得了这个信息，以为莫大机会，专诚见了那个甚么大元帅，行了鞠躬礼，告知打听得广东总督酷信神仙的话。那大元帅听了，也不过笑了一笑，不当一件事。阿巨献计道：“广东人向来最信神仙，有时百姓过于迷信，官府还要从中禁止。此时第一个总督先信起来，百姓们自然比从前信的加倍了。此刻军务吃紧，我们兵船已泊在省河多天，不定何日开仗。我们不如借此惑乱他百姓之心，他自然疏于防范，一经开仗，就容易得手了。”那个甚么大元帅就问：“怎么惑乱法？”阿巨如此如此说了一遍，那大元帅笑了一笑，说道：“由你去办罢。”阿巨得了令，便到舱面，叫人用黑纸糊了两尊大炮，抛在水里。那纸糊的东西到了水里，自然要浮起来了，那省河两旁的船户与两岸居民看见了，便哗然哄传起来，说是洋人的铁炮也浮起来了，可见说甚么船坚炮利都是欺人之谈。这句话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传到了叶名琛耳朵里。叶名琛却以手加额曰：“大清皇帝之洪福也。”旁边有个幕府便说道：“此愚民之传言，未必可信。”叶名琛道：“这是万目共睹之事，岂有不可信之理？当初清兵入关之后，来往江南，福王光甯一路，势如破竹，只有江阴县顽民不服，欲拒天兵。当时有一个武生，明知不能抗拒，又无法